■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9月1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巴黎地鐵內的螞蟻

在巴黎的地鐵鑽了幾天，不期然覺得自己是隻螞蟻，在地底下生活。

巴黎的地下運輸系統十分完善，從中央擴散，以四周向外劃分五個地帶，東南西北方十四條主幹線，再連上五條高速近郊鐵路，密密麻麻的像個蜘蛛網。

這些年巴黎的地鐵不斷擴建，舊站卻來不及翻新，不少仍保留着像二戰防空洞的模樣。香港的地鐵系統較新，轉車時十分簡便，只需步行幾步過對面線，複雜一點的也不過是乘搭自動電梯上下一層而已，大部分更設有升降電梯。而巴黎地鐵站常是一個站可接駁多條地鐵線，轉乘的時候，要在地底轉上好多個彎和上落好多石階，雖然指示清晰，但也轉得頭暈眼花。在大站轉駁，更要行好長的一段路。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十年前來留學，從機場拉着沉重的行李箱，由近郊鐵路轉乘地鐵，一站又一站，沿途上上落落許多梯階，到終點時，已麻煩了許多位有心人出手相助，到達宿舍時發覺全身有多處瘀傷。

最近與家人重遊巴黎，同樣在戴高樂機場轉乘火車和鐵路，實在想不到，依舊是那樣地挽着沉重行李箱在沒完沒了的石階上上落落，叫人累得要命，幾十年了，情況如一。

令人安慰的是增加了許多路線，有些大站也加設了電動梯，有多個站封閉了在造翻新工程。我們前往梵爾賽宮，因而中途需改轉乘接駁巴士。

對外來遊客，巴鐵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每天在那些又矮又窄九曲十三彎的地鐵通道鑽啊鑽的，深深感覺自己和其他乘客都是活在地底的螞蟻！

■巴黎地鐵圖。 作者提供圖片

跳出框框

蒙妮卡

拯救巴黎

暑假結束，巴黎人終於舒一口氣。

過去兩個月，湧至巴黎度假的遊客嚴重「毀壞」了這個旅遊勝地花都。

巴黎《解放報》發起救城運動，聲稱首都已淪陷，落入野蠻的遊客手上。

巴黎人最痛心的是市中心藝術橋（Pont des Arts）倒塌。這一條橫跨塞納河的古鐵橋，建於拿破崙時代，已有二百多年歷史。橋的兩邊是盧浮宮和法蘭西學院，上游是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當年橋頭經常舉辦藝術展覽，畫家聚集寫生，許多電影更在此取鏡。

二次大戰藝術橋遭德軍炸毀，經過修葺，變成了一條愛情鎖橋；為了紀念戰爭中陣亡的情人，橋身繫上刻着情侶兩人名字的鐵鎖。

後來，熱戀中的情侶（遊客）喜歡來此山盟海誓，繫上鐵鎖外，還將鎖匙拋進河裡，以示不變心。結果，經過多年積累，橋上鐵鎖重逾九十三噸；橋底的鎖匙生了銹，污染環境。

今年六月，藝術橋不堪負荷，部分橋身垮塌了。

《解放報》指出，藝術橋的危機存在已久，巴黎市政府卻視若無睹，寵壞遊客，任由他們肆意破壞。

巴黎市政府七年前曾推出自助租單車服務，在全市一千五百個租車點，放置二萬輛單車，以低廉租車費，方便遊客單車環保遊覽。如今，這些單車被偷走被蓄意破壞的，不計其數，政府亦無意修整或填補。

為了遷就遊客，巴黎的傳統文化逐漸褪色。例如，市政廳改為專賣遊客禮品的商店；連著名的老佛爺百貨公司，內部裝飾和貨品擺設，全為了迎合遊人，再沒有法國本身的獨特風格了。

巴黎市中心的住宅單位業主，瞄準機會發旅業財。他們將單位改為小型套房，租給遊客謀利。結果，巴黎原居民被迫遷往郊外。

旅遊業發達的地方，如香港，這種情況均屬在所難免。

琴台聚客

潘國森

夢話香江才女點將錄

潘某人流連電子虛擬世界，常有誤墮塵網之嘆。身作「網中人」，所失者為多虛耗光陰；所得者為增廣見聞，還會跟舊識不期而遇。

近日重逢一位平素有點「夢夢查查」的小娃娃。「夢夢查查」這疊字詞，四大小說之《西遊記》有見，指人或妖（須知書中多妖）乍醒之時，精神有點恍惚迷糊，不甚清醒。我們廣府話口語的「矇查查」，當與「夢夢查查」同一語源。小娃娃雅好文學，尤鍾愛深雪小姐的作品，典型「深雪粉」是也。粉者，粉絲也，英語fans之音譯。小娃娃近又與偶像會面，得意非凡，在網上提到「香港四大才女」。潘某人到老求知慾仍然強旺，於是不恥下問，欲知四大才女是哪幾位。

對曰：「深雪、李敏、梁芷珊、張小嫻是也。」

聽罷「倒抽一口涼氣」，驚問：「汝欲置白才女於何地哉？」白韻栞小姐，人稱白才女，「栞粉」則敬稱「白姐姐」。小娃娃給的排名，將偶像放在首位，理所當然。但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排名先後，最易惹起江湖上的紛爭也。況且上榜落榜，差天共地，可以掀起擁戴各位才女的粉絲團無止境筆戰罵戰。或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戲迷因爭論陳寶珠、蕭芳芳高下而結怨；以及八十年代歌迷為譚詠麟、張國榮而鬥仇。

潘某人驚魂甫定，言道：「四位才名響亮，這排名還要仔細參詳，最好明言『排名不分先後』，免得惹人物議也。」小娃娃未置可否，潘某人續道：「中國人講究長幼有序，四位雖是才高，班輩所限，只堪作『四小才女』。」小娃娃遂反問除白才女外還有誰。

潘某人性格內向，不擅應酬，自來甚少參加文化界前輩之聚會。說到長一輩之「四大才女」，腦袋中即時閃過好些芳名，排名不分先後，當然是白韻栞、林燕妮、蔣芸、西茜凰四位了！

中國人傳統上不管任何人事物件，都喜歡點題「四大」，怪哉！人多位少，極之為難。轉念一想，潘某人何許人也，竟敢僭越？品題香江才女，捨簡而清簡八哥其誰，真不作第二人想也。可惜八哥未能由順利過渡到廿一世紀，老成凋謝，令人神傷。而長一輩「才女界」必屬八哥的「小妹妹」。唐太宗李世民豪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換作八哥，可以講句：「香江才女入吾彀中矣！」

八哥既不在。想來想去，還是潘某人在「寫字界」最敬重的香港作家協會現任主席黃老教授仲鳴公最為合適。黃總是研究香港文學的泰山北斗，每一文發表，隨時可以改寫一頁《香江文學史》。由他來欽點「香江四大才女」，當有公信力，不過若順得哥情，必失嫂意，左右做人難！

忽然又一轉念，香港才女界的花魁，應該是默姑李默呀！潘某人怎能疏忽至此？蓋默姑艷壓群芳，當居首席！曾有不讀書之人指才女界只默姑稱姑，似有不敬。不知典出李商隱詩：「小姑居處本無郎。」

若品題四大四小，深恐粥少僧多，黃總之江湖地位，於「才女界」不及八哥，恐其「行不得也哥哥」。於是獻一妙計，敦請黃總寫一部《香江才女點將錄》，不攪四大四小為佳。

百家廊

陶然

色彩繽紛倒影

那是一條高低彎曲的路，絕不平坦。早就聽說克羅地亞「十六湖國家公園」風景絕佳，今天既然來到夢想中的湖泊，不是緣份是甚麼！聽着那水聲嘩嘩，有如在幻覺中迴蕩的感覺。他們說，和九寨溝有得比呀！我和九寨溝始終擦肩而過，無法比較，但想像中也應該是那樣，只不過比較起來，這裡沒有公路和機動車，沒有價格誇張的旅遊小賣部，沒有到處兜售紀念品的當地人，只有純粹的遊人，還有令人沉醉的景色。

其實，它的全稱應該是「普利特維采湖群」，這名字太長，而且拗口，所以大部分人乾脆就叫它「十六湖國家公園」，叫來叫去順口了，於是就成為普遍的稱呼，真名反而沒多少人記得起來了。顧名思義，這名稱就是由十六口大大小小的湖泊組成的景點的意思，它們沿着河道從上游流到下游又散開去。

我們下車，徒步走到入口處，已經聚集着許多遊人，他們在辦入景點門票，我坐在有頂篷的休憩長椅上遮陽休息，前面的石碑上立着公園的標誌，六月夏日炎炎，風輕輕吹，比起香港來，覺得涼爽，大概香港空間都給高樓大廈佔去了，風也就無從鑽空子了吧？看那似乎由一塊山岩構成的標誌，人們紛紛以它為背景照相，大約是想要把它連同景色一起揹回家去吧？

逛十六湖也並不簡單，走走停停，必須一個半小時才可以走完。如果不是後面不斷有遊人逼上來，你可以多留連的話，那當然就不止了。

此處譬為人間仙境亦不為過，當然不要有太多的遊人啦！這裡大概因為盛名之下，遊人如鯽，特別是過山間小徑的時候，幾乎無法並排走動，得一個一個地向前行，走啊走，不時有瀑布從山上飛奔而下，形成一道道流動的水簾，嘩嘩之聲迴響在山間水色之中，成為流動的風景，給人們增添了活力。走過由一排木棧道鋪成的沒扶手的橋時，水流不斷從右手邊湧出，左手邊也有，好在不那麼洶湧，我們小心翼翼，左跳右避，球鞋也不免浸濕。好在過了這一段急流，又是太平天下。

又是飛瀑的聲音，原來眼前又是三道瀑布像一道道白色的流動鏈條自天而降，人們爭先恐後照相，彷彿想要把人間美景搬回家去。有的人甚至爬上高處，揮手留影，渾不覺旅遊中常發生的樂極生悲的故事。也難怪，終於來到克羅地亞十六湖，不興奮才是假的！

十六湖不止有許多飛瀑，還有眾多的紅花綠葉，十六座相連的山地湖泊，總長10公里，湖與湖之間有蜿蜒的木橋相連，既方便觀賞，又提供了遊覽捷徑。把16座湖連結起來的是形態不同、大小各異的16條瀑布。有的瀑布很細，不高也不壯觀，絲絲縷縷，但在青山綠水的襯托下，特別動人心弦。別看這裡的瀑布在落差和寬度上都不居世界前列，但瀑布群的密度、絢麗和多樣化，卻讓人豔羨。甚至有的瀑布連結起上下兩口顏色不同的湖，須知，十六湖的瀑布群被評為世界最美的十大瀑布之一呀！

說起特色，這裡瀑布最大的落差將近200米，落差最小只有2米，幾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小的瀑布。湍急並非十六湖的特色，細水長流營造出來的柔美靜謐，才是這裡瀑布與眾不同之處。

諸湖之間，數百條大小瀑布，形成梯形一節一節飛流而下，湖兩岸斷壁懸崖，長滿毛櫸樹、杉樹、忽布榆，郁郁蔥蔥，迎風招搖，見到這山林宛如一幅山泉流綠圖，我就感到一陣陣涼意，這夏天滿山的翠綠讓湖水更加晶瑩；據同遊者說，這裡的春天是一片嫩綠，山坡南麓野花帶來一山火紅；秋天毛櫸樹和其他樹木一道，給這裡帶來從黃到紅的各種漸變色彩，讓湖水變得五彩繽紛；冬天滿地落葉，湖水的活力和樹林的蕭索，又是另一番景象。但我是匆匆的旅人，根本沒有辦法停下腳步去細看季節的腳步。

茂密群山中，無數瀑布層層越過鈣華堤，連成十六座湖泊。由於地處喀斯特地貌區，水中含石灰岩等礦物質，湖水呈現特殊色澤；十六湖最引人的地方就是美豔的色澤讓人久久不忍離去。我坐在湖畔的椅子上，凝神看那搖曳的樹木倒影，彩色波紋一圈一圈地漾開，那樹影彷彿在顫抖，有如電影鏡頭；嘩嘩風聲吹過繁花綠樹，青蛙叫，昆蟲鳴，一池碧水，夢幻般的神仙境地，我竟看得呆了。

湖水清澈，有一群不知名的魚群，成群結隊浮在水中不動，我本以為是標本，一揮手，牠們竟然游開了。那群魚個子不大，我從沒在其他地方見過。

傳說古時普利特維采湖群發生持續了幾個月的罕見大旱，甚至連一向儲水豐盛的河流也乾涸了，萬物都急需雨露遍灑，當天後出現在山谷上空時，百姓便祈求降雨，不久雷聲大作，大雨傾盆而下，萬物復甦。而雨水不斷匯聚，最終形成「十六湖」。凡是著名景點，總是免不了與神話傳說有關，信不信由你。但這美麗故事無疑增添了旅遊樂趣，憑空加添一種想像力。

午飯必須乘搭渡船到另一處小島，排隊候船的人成了彎彎曲曲的長蛇陣，好久都不動彈。原來人多船少，需得船回來再搭載後面的乘客過去。為甚麼不開多幾班船？有人在烈日下撐着太陽傘，等得不耐煩，焦躁地喃喃自語。是啊，你急，他們不急。終於蠕動了，終於上船了，坐在擠滿全船座位的船上乘風破浪，回看離去的島上，那青山綠水不知有多嫵媚。

上岸，還要繼續走，以為是平路，非也，走斜坡氣喘，還要爬梯級，平時走路都沒這麼辛苦。終於到了，吃的是著名的克羅地亞烤豬。但我卻覺得一般，口味問題罷了。我忽然想起，在克羅地亞走了不少路，這裡，以前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呀。

■湖水清澈碧綠。 作者提供圖片

■瀑布群。 作者提供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再遊平溪放天燈

在赴台灣進行新書發布會的同時，也找一天前往有關景點一遊。因為有些同行的朋友，未必遊過。

第一個前往的景點，是去平溪放天燈。

放天燈的活動，去年已經來過一次，但再來此小鎮一遊，再放一個天燈，還是趣味盎然。

平溪小鎮的確是「質樸純真」，一如見到早年在江南剛開通鐵路——被村民暱稱為「火龍」的時刻。這裡的一段鐵路是老舊的鐵路，通過的火車也是古老而緩慢的火車。在大陸高速鐵路遍地的今天，到這裡來懷舊，好像時光倒流一個世紀。

平溪是最大和最深的煤礦坑的遺址。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已經存在，到一九七九年停止採礦。不知道是誰發明在此鐵路兩旁來個放天燈的玩意，以便吸引遊客。

鐵路仍在營運，天空是現代噴氣式飛機的天空。但居然可以在此日以繼夜地放上我們俗稱「孔明燈」的「天燈」，這在香港是不可想像的。香港連放風箏也是有嚴格規定，何況放上既有火種又隨風吹飄不受控制的天燈？

平溪天燈原本是早年居民為防盜賊、互相通報的工具，後來就成為元宵、春節慶典的玩意。想不到今天竟成為吸引旅客的重要節目。不僅本地人為了「國泰民安」、「財源廣進」、「考試順利」等前來放天燈祈福，而遊客來的更多。來人放的天燈不止一個，有的放出三、四個，為家人、為情人放出充滿感情句子的天燈。

我在上一次放的天燈是為小孩子祈福，要他「乖巧聽話」，這一次卻是為老伴禱告，祝她恢復健康。家人們總是老人的掛念中心。

我們到平溪，只是做了一個放天燈的節目。其實平溪可玩的東西還多着，據說最好是逗留兩天，住上一晚。這就可以乘上懷舊火車，作一個短程的鐵道之旅。這樣，便可以看上平溪的若干風景，如「十分瀑布」，洶湧壯觀，通過陽光照射，有如七彩雲霧四溢，如夢似幻。又可參觀「四廣潭」，既有不少小瀑布，更與翠綠山景相映成趣。

雲來如此

何球

敲碗

現代生活中，在家吃飯是很平常的事情，父母兒子一家人高高興興在家煮菜吃飯，這家人的父親是做生意的商人，母親是一名家庭煮婦，兒子剛從外國畢業回來，但是今天的晚飯都算是難忘的一晚了。

因今天晚上父親心情特別好，所以開了一瓶洋酒來慶祝，當晚時間已是八時半，母親也一齊開心唱歌起舞，兒子也加入一起唱歌。當時飯枱上剛好有碗和筷子，兒子就馬上拿着筷子在手上敲打飯碗，在不知不覺中已敲了三十分鐘，最後晚飯吃完，歌也唱完了，回房休息。當睡到凌晨三時左右，兒子好像看到一些會動的東西，當場在床上彈起，衝出房外走到父母的房間，父母見兒子面露驚惶失色，就問兒子發生甚麼事情呢？兒子告訴父母見到一些好像人形的東西在跳來跳去，父母從小到大都知道兒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種人，為甚麼這次會出現好像三歲小孩的動作呢？母親第六感覺得可能兒子今天遇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明天決定去找一位道長問一問，請教一下，母親便邀請道長到家中一行看看到底是發生甚麼問題？當道長來到家中在東南西北方一行，最後道長說這間房子是西正方位，南天門，北極位，都是好的方位，道長左行右行都有一小時了，最後都找不到結果，道長後來又問這位母親前晚吃飯的情景有甚麼不同或有沒有特別的一點事情發生過。母親說應該沒有甚麼特別呀，丈夫在喝酒，我在唱情歌，而兒子就在不停敲筷子，這就是當晚的情景啦。道長一聽，左手三隻手指合指一算，馬上大叫一聲，哦！原來是這樣，跟着就笑了幾聲，道長告訴這位母親，原來她的兒子前幾晚做了一些通靈之聲，如晚上過了八時最好不要敲打飯碗，因碗發出之聲音為有些靈界歸隊的訊息呀，道長就跟這位母親說，最好告訴孩子晚上不要用筷子敲飯碗，這是很容易引靈的。道長還送了一道寶符給這位母親，讓她給兒子放在身上就沒事了。

所以各位好朋友晚上最好不要用筷子敲打飯碗啦。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心中無桶

在這個夏末初秋，全世界最熱門的一件事莫過於把一桶冰水照頭淋下。這場首先流行於美國科技界大佬的為「漸凍人」募捐的「冰桶挑戰」活動，在短短一個月內，不僅風靡了美國，更燃燒到了大洋彼岸。只是，南橘北枳，同樣一桶冰水，在美國淋得人熱血沸騰，到了華語地區卻淋出了一身身雞皮疙瘩。

冰桶挑戰項目是一個接力慈善活動，在美國，包括比爾蓋茨、朱克伯格等科技界大佬以及一大票文體明星紛紛應戰，又澆又捐捨身取義，看着那些世界級的明星大腕世界首富們為着慈善事業甘心把自己弄得狼狽不堪，確實在娛樂之餘也讓人感動。而在他們的帶動下，美國ALS協會至八月二十二日時已收到五千三百三十萬美元捐款，是去年同期的二十五倍，其中新增捐款者一百一十萬名。

當接力棒傳到奧巴馬手上時，小奧默默地「慫」了，他表示會捐款但不會淋冰，猶記得當時多少人嘲笑他，但僅僅兩周過後，小狸卻實在覺得小奧英明神武。一切原因無他：兩周之中，冰桶挑戰傳到了中國，然後被飛速地瘋狂篡改，如今這桶水早已忘了它姓甚名誰。

其實客觀地講，冰桶剛進華語地區時還是挺正常的，無論是李彥宏等IT精英還是小S等文體明星，淋得都算樸實，捐得也都豪邁，這一切跟美國版無甚差異。但是，漸漸地，明星們淋冰的手段越來越花俏，直至出現個中翹楚——改淋冰水為「胸口碎大冰」的中國首善陳光標，以及把淋冰過程演成三級片的華裔影星白靈；做秀的越來越多，捐錢的越來越少——直至冰桶挑戰淪為了全民潑水節；藉機炒作的個案越來越沒節操——前有河南人民借口乾旱反冰桶宣傳自家景點、後有商家推出變種版「比基尼少女泥桶挑戰」以及「省水脫衣替冰桶」等；此外，還有中國特色的爭議越來越雷人——ALS因為沒有「公募權」而被「瓷娃娃」頂替，如今兩撥團體正為了捐款歸屬而爭執，至於忙着作秀的各位，分不清漸凍人和瓷娃娃的大有人在；最後還有廣大觀眾們的要求越來越刁鑽，以至於有人總結為「桶小，罵你不認真；桶大，罵你冰太少。只澆不捐，罵你作秀；只捐不澆，罵你沒誠意；從國外傳入，罵你崇洋媚外；從國內發起，罵你山寨；捐給ALS，罵你賣國賊；捐給瓷娃娃，罵你以前怎麼不捐；捐少了，罵你摳門；捐多了，罵你炒作。最後你會發現罵的那些人，基本都沒捐。」

同樣一桶冰水，無論老外怎麼澆都讓人覺得他們確實是在為慈善，而國人無論怎麼澆都讓人覺得有作秀之嫌，這當然也許是小狸「崇洋媚外」，但也可能是二者透出的「感覺」不同。就像傳說中的「手中無劍，心中亦無劍」，老外們的這桶水是化在心裡的，手上有沒有並不重要，而國人這桶水更多的是掛在別人嘴上的，所以手上怎麼秀很重要。而這一切的原因包括社會制度、價值觀、世界觀等許多而非一兩句話能概括，只能說，中國人離真正懂得慈善事業還很遙遠。